

《纽约时报》2007 年畅销小说

两把神奇的钥匙，守护着最古老的《圣经》秘密

一个平凡之人揭开梵蒂冈千年谜案



天堂的钥匙

(美) 理查德·德意茨 著 张悦 译

The Thieves of Heaven
Richard Doetsch

作家出版社

《纽约时报》2007年畅销小说

两把神奇的钥匙，守护着最古老的《圣经》秘密

一个平凡之人揭开梵蒂冈千年谜案

天堂的钥匙

(美) 理查德·德意茨 著 张悦译

The Thieves of Heaven
Richard Doetsch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7-26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的钥匙/(美)德意茨著;张悦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5063 -3982-7

I.天… II.①德… ②张…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575号

天堂的钥匙

作者:(美)理查德·德意茨

译者:张悦

责任编辑:刘方王元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42×210 1/32

字数:302千

印张:12.5

插页:2

版次:2007年6月第1版

印次: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3982-7

定价:2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纽约市的夜晚

迈克·皮埃尔把视得乐夜视单目镜扣在左眼上，松了松握着绳子的手，继续从十五楼向下降落。夜色中黑暗的小路，现在已经变成绿色，成为他的落脚点。小路上除了几个垃圾袋和夜间出来觅食的老鼠外空无一人。

穿越街道小跑三十码后，他就可以跳过一个十英尺高的花岗岩墙并在中央公园的夜色中安全地离开。置身于四周高楼的阴影之中，迈克并不担心被抓住：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没有人会注意到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

距离地面六十英尺时，他终于没能把目光锁定在左眼的视线范围内，他瞟到了一具肉体，柔软、赤裸的肉体，就在邻近的一个五层的连排楼房里。那是一幢黑暗的、很平常的房子，位于第五大道上。他确信自己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胸部，却极力抵制诱惑，把双眼移开：他不是个偷窥狂。但那真是太诱人了，只有一石之遥。要不是有这夜色，他是无法看到这幅景象的。然而他并不担心：她是看不见他的，这一点迈克很清楚。

他继续降落，这个炎热而粘湿的夜晚。

但是，这幅景象又把他拽了回来，哪怕只停留一秒钟也好。是的，这是一个胸部，事实上是两个。与纤细的腰肢之间的比例很协调，整个景象都浸在绿色之中。上帝，他真是太喜欢这幅景象了。那个女人仰面躺着。他无法看到她的脸，但她的身体美极了。想想自己的工作吧，迈克提醒道，极力与暂时的这种欲望做斗争。



迈克松了松导绳，继续降落。他曾花了很多时间冒险偷看毫无防备的情侣们。如果按照计划行事，他将会在恰好的时间回到家，安全地躺在他新娘的怀抱中，新娘比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要诱人的多，尽管这个女人的身材比他以前看过的任何人都要好。

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好像看穿了他的想法，这个女人的头突然向左扭向了窗户。迈克僵在那里，他紧紧地抓住绳子，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呼吸。她看到他了吗？不可能。他穿的可是夜行服，周围的夜色黑的不能再黑了。

突然间，他完全惊呆了。

她并没有在看他，她什么都看不到：眼睛被一块黑布蒙住了，嘴里塞了一个口塞。她扭曲的身体看不出一丝激情，相反，却充满了恐惧。他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她的手脚被分开绑在一个桌子上，看得出她很痛苦。当他看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时，一种愤怒感涌向了他的脑海：那个男人的面孔看不太清，手中的枪却很清晰。这并不是一场性爱游戏：这个女人是被迫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他不到二十英尺之遥。

迈克向下看了看，只有五十英尺的距离，要是顺利抵达地面，他就安全了。背后的小袋在抖动，六个月的计划都是为了这个袋子：这是他的未来。他不能让它从手中溜走。这可不是作英雄的时刻。

但是她还在那儿，夜视镜的绿光照在她的身体上。迈克无需听就知道她口塞后的尖叫。

上东城里正值夏天。许多人离开城市去了汉普敦、格林威治镇或他们称之为乡村的地方，他们的公寓在九月前都将空无一人，黑暗中布满灰尘。这些富有的家伙遗弃了他们的宫殿，去往有绿草和新鲜空

气的地方，而把硅谷封邑和华尔街帝国抛在了脑后。这是一个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财富聚集地，所有人都住在三十个街区内的石灰岩大门里，粗笨的爱尔兰看门人为他们看守。

这个壮丽的宫殿起初是J.S.冯德维尔德的住所兼办公室，他是一个石油大亨，他的帝国可以与格蒂、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相匹敌。阿克比科斯政府于七十年代初购买了这所建筑，并不是出于它华丽的外观，而是看上了它坚不可摧的外部结构：它的墙有三英尺厚，门都很大，窗户是防弹的。冯德维尔德家族很了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他们对敌人的了解甚于对自己家人的了解，因此他们对住宅的设计也自成一格。冯德维尔德于1915年建造了这所堡垒：八层公寓和七层办公室。从而把家人从格林威治的小村迁来第四大街的城区内。冯德维尔德经常与他的工人们发生冲突，代价在所难免，只不过鲜血没有洒在自家的门院内。

阿克比科斯政府也很清楚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形势，也知道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室的碉堡。他们在搬进冯德维尔德的前住所之后，已经对其进行了升级，包括管道、电气、暖气和安全系统。唯一的入口是正门，要想进入，你不得不忍受守卫、扫描器、枪支等等。

人们通常只进行两维思考，而忽略了第三维。来自天空的入侵从来没有被视为是一种威胁，即使当阿克比科斯外交官在里面进行工作时也是如此。屋顶只是在顶门、窗户和天窗上装备了标准的警报器。

迈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做计划，他比在房子里居住时间最长的人还清楚屋内的每个角落。地标保存委员会很痛快地给出了这所房子的全面的设计图和规格，当他们听说迈克要写一部记录这个世界上最负胜名的大道的历史时，连忙丢弃了手上的工作来帮助这位身穿罗夫

罗伦西服的年轻人，不仅向他提供了这所建筑的资料，还提供了其邻近的每个建筑的资料。福布斯·卡尔顿·史密斯，迈克选择这个假名是因为它含有贵族出身的意味，而且他向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每个人都会收到他的感谢信。就这样，他轻松识别了这幢房屋的美国安全系统，并用很少的费用从制造商那里购买到进入密码，说实话，美国对阿克比斯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如同每个精明的商人一样，迈克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仔细，在图纸上做了详细的标记，每一步都很专业，甚至一个石头也不会在他的计划中被漏掉。没有一个细节在他的研究中被忽视，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被列出来并做出应对准备。与其他的商业不同，迈克的公司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研发人员，没有秘书，没有人力资源副总裁，迈克总是一个人工作。在一个没有信任的领域，你无法去信任他人。他总能躲开无线电探测器、政府、罪犯和被高额保险的区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到他。他总是可以在几分钟内进出一个场所，从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和线索，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大使馆现在人力不足，因为联合国正在休会期间。两个警卫轮流值勤，另有几个白天上班的文职人员，仅此而已。其他工作人员都已返回他们所代表的多山荒凉的国家。

大使安瓦尔·斯里·鲁斯科夫是一个在外交方面颇有建树且深受尊敬的将军，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远不是他最擅长的。黑市上人人皆知鲁斯科夫将军是一名顶级的消息灵通人士、脏品交易的中间人和商人，专门从事古董、珠宝和绘画的黑市交易，所有这些都在他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进行。这名外交官的外交邮袋比电、电灯泡和女人这些发明加起来都更重大。有传说他的活动甚至蔓延到司法界，然而，

联邦调查局和国际警察组织却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撼动这棵大树，国务院将面临一场大的危机，并迅速升级到与不友好国家之间的流血冲突上来。

鲁斯科夫将军常常在大使馆的第十五层楼里经营他的业务，所有警卫、政务员、秘书和保镖都被告诫不能到这一层来。他的办公室位于顶层，这里只有他才能上来。鲁斯科夫声称在这里处理他们国家最为机密的事物，如果这些事物提早被泄漏出去，对于全球外交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从没有人上来过第十五层楼。

迈克是第一个看到外交官真正业务的人。他用一条防弹丝绳挂在房间的中央，离地有五英尺高，打开一支笔形电筒。书房很大，一个巨大挺拔的桌子靠在后墙上，周围摆着几个红色的高背皮椅，桌子对面是一个游牧民族围坐的区域，一些厚厚的坐垫摆放在一个水烟筒周围。众多的东方古董、大师画、土耳其地毯和织锦，还有各种账目、文件和计算机，它们详细地展示了每笔阴暗的交易、非法的支付和秘密的买卖。尽管绝大多数犯罪分子对于记账都持谨慎的态度，但有一种忧虑是鲁斯科夫无需担心的：将军并不在美国的领土上，这里是受到《维也纳公约》保护的阿克比科斯领土。

迈克在午夜后不久就进入小路开始向上攀登。这个四层楼的服装店位于麦迪逊大道，它的花岗石砖墙恰好帮助了这个攀墙人，使他爬起来更轻松。他背上背着些细的卷起来的尼龙绳，腰上别着竖钩、夹子和工具箱——所有的工具都用胶带贴上以防发出叮当的声音。选好了地方，迈克开始向上爬，指甲牢牢地扣住细碎的花岗石砖墙的墙缘，如同散步一样，他花了几秒钟测量了这个服装店，然后穿过屋顶，爬到了邻近的八层公寓楼房。他技巧纯熟且有力量，因而可以从一个屋顶穿过另一个屋顶，不断向第五大道靠近，每过一个屋顶都更高一些。

迈克从一个邻近的一个十八层私人公寓跳到了阿克比科斯大使馆的屋顶上。天窗上虽然装了警报器，但经过几次选择接合后，很轻松地就被解除了。他把天顶的玻璃拆下来，用单目镜观察了一下屋内，然后进入屋内。神秘的公寓，神秘的艺术品收藏，迈克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房屋结构图，甚至蒙上眼睛都能很轻松地把它画出来。早在进入房屋之前，他就对屋内的每一寸位置了如指掌了。

通过众多的线人，他已经知道这间房屋里有大量的未雕琢过的钻石。而当他灵敏的手指打开这个六英尺高的 1908 年富国银行保险箱后，这些线人的消息更被证明丝毫无假。里面的确是钻石，一点儿没错。黑色天鹅绒珠宝带里的钻石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向他眨着眼，发出耀眼的光芒。钻石足以装满一个曲奇盒子，在黑市上可以卖到三千万美元，而且无法查出钱的来源。而更让他得意的是，没有人会报警说丢失了这些钻石。这些钻石肯定来路不明，并非法的上了保险，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大使是绝不会发出警报的，因为他会被问起许多有关钻石来源的问题。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人进入第十五层的房间来检查这个犯罪现场。不会有警察，不会有调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迈克打开保险箱的时候，贾维尔·萨玛哈下士正在大使馆门口自怨自艾。两名警卫抽签决定谁回家休息，而萨玛哈明显地抽到了短草，二十四小时单调的轮岗使他腿痛头疼。这是一个安静的周四夜晚，如平常一样，没有任何事发生，除了吃饭、看报和打牌，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尽管他作为身处一个不友好国家的陌生人有着诸多疑虑，但到目前为止，大使馆及他的同胞们还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大使尤其对顶楼的安全格外谨慎，萨玛哈却认为大使的妄想症是没有根据的，现

在是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宽容的年代，而大使馆就位于世界上最繁华、最自由的城市里。况且，现在正是盛夏，所有的激进分子和大学生都休假了，至少在九月之前没有人会发起甚至是一场抗议。萨玛哈转身对在值班室值班的官员说他要早点开始值勤，他需要舒展一下手脚，好让头脑清醒清醒。他通常是从二楼开始巡逻，然后逐层向上，但今晚他准备利用手上仅有的一点小权力，从顶层开始巡逻。

迈克关上保险箱，把钻石塞进口袋里，背上口袋，环顾四周，确信没有人会进入这个被限制入内的房间后，使用极短的时间来欣赏这些艺术品。角落里有一个镶满宝石的九英寸高的十字架，上面镶嵌着许多蓝宝石、红宝石和绿宝石。他这次来只是为了钻石，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觉得这个十字架此刻正向他呐喊。这并不在他的计划内，他不喜欢偏离计划，工作中，他一向都非常严谨。他知道成功，也就是不被抓住的关键是什么：按计划行事。但毕竟，这将是最后一次行动了。

他把十字架扔进包里，并在九十三秒内离开了这里。

电梯门在十五层打开了。萨玛哈下士知道这是禁区，但今晚好奇心却占了上风。周围没有人会抓到他，因此又会有什么损害呢？他检查了这层楼上的唯一的公寓房间——这也是唯一的一间警卫没有钥匙的房间，确信那个房间被安全地锁上以后，他向楼梯走去，感到略微有点失望。然后转过身，向鲁斯科夫的桃花心木雕刻禁区大门望去。萨玛哈对这个妄想症大使并没有太多的尊敬，但保卫将军和国家的尊严是他宣誓的责任。萨玛哈说服自己永远不要知道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转而准备去喝咖啡。他打开防火安全门并下到楼梯，这时突然听到寂

静中响起“叮咚”的一声。他停了下来，集中精神去听，声音是从那个房间内传出来的，这次声音没有那么响，但确实又是“叮咚”一声。

肯定有情况！萨玛哈退后几步，再次检查房门：是锁上的。他把耳朵贴在磨光的桃花心木门上，集中心思去听。他确信听到了什么，脑海里迅速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想到他对祖国担负的责任，将军粗暴的性格。

最终，他把谨慎抛到脑后，踹开房门。尽管有灯光从外面的大厅照进来，房间里仍然非常黑暗，只有一丝月光从天窗洒了进来。下士发现这间宽敞的书房装饰的非常好，远比这个大使馆的任何其他一个房间好的多。简直是天空中的一座宫殿。他环视了四周，发现没有东西被移动的迹象。他尤其注意观察了那个大保险箱，并在仔细思索保险箱的用法后检查它的锁子。锁子完好无损，就在转身准备离开，认定他刚才听到的声音可能只是通气管道里传来的时，他注意到了墙面。

墙上似乎有一个水印，那是一个管道的形状。萨玛哈走上前去仔细觀察那面墙，他踩过那些坐垫，轻蔑地膘了一眼水烟筒。尽管房间里很黑暗，但仍有足够的光线可以让他分辨出细微的色彩变化。下士把手指放在水烟筒上，追寻它的踪迹：经过长时间的日光照射，墙面有些褪色了，但有一个地方仍保持着其原先的深绿色，而这块深绿色正好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迈克悬挂在五十英尺高的地方，他未来的保障全都在他背后的袋子里。还有五层楼就自由了，他面前有一个饱受折磨的女人即将死去。他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一直以来形成的职业习惯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催促他离开这里。但这一切与他对刚才看到的那个无辜受害者的担心都无法相比。

他沿着绳子向上爬，几秒钟内迅速爬了一百英尺，纵身跳上低墙。距他身下二十英尺、九层楼的地方是那间六层楼的连排楼房。他估算了一下邻近私人公寓的距离，把手指伸入砖面，纵身跃到对面，收起绳子，然后赶忙低下身。

迈克喜欢精心安排的计划，他总是制订一个计划，一个备份计划，和一个备份计划的备份计划。他最不愿意未经过缜密的计划而行动。而他现在却是凭着一时冲动而行事，只能依靠本能。他回想了一下所掌握的内容：这个连排楼房用的是一个公司的名称，是一家欧洲纺织品公司，这种房子里通常居住着一对夫妇和一只髯狗，它的警报系统便宜且低效。这个楼房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它在退却时可以被利用，他已经把这个楼房研究得非常透彻。

这确实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萨玛哈向值班室官员解释他听到十五层有些响声，尽管有不得上那层楼的命令，但在责任面前，他不得不违背禁令检查了那间房间的所有角落。

“无稽之谈。”值班室官员说。萨玛哈建议给纽约警察局打电话，要求警察开车来检查一下有什么可疑的迹象。这将是很好的一个封面故事——让警察搜索这个区域，如果那个贼，警察就可以抓住他，那样的话，萨玛哈就可以被表扬为思维敏捷，他甚至还可以得到奖励。但如果警察没有抓到任何贼呢？鲁斯科夫和他的坏脾气在两周内就会回来了。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擅离职守也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迈克从顶层窗户悄悄地进入这个连排楼房。他没有带枪，他憎恶枪，也从来不使用枪，而且即使有的话，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但是他带了一把刀；他手里握着刀，刀柄很光滑，握起来很合手，刀片把

光的碎片反射到尖锐的刀刃上。刀在迈克手掌里转来转去，被磨光的金属显然不熟悉接触这柔软的皮肤。

迈克戴上夜视镜，此时后面的客房顿时成为奇怪的绿色，随后他进入了大厅。细微抖动的声音、赤裸的肌肤与桌子磨擦的声音，以及低低的哀泣声，这一切都在震撼着他的灵魂，也不断地增强着他的决心。大厅的尽头，门口外面一点，躺着一只髯狗，在一片血泊中一动不动。迈克一小步一小步地向下移动，同时向房间内观察：这是一个陶艺工作室，晾干的粘土坩锅排列在一个木头架子上，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颜料、稀释剂和釉料，角落里放着一个烧窑，他可以听到烧窑里的抽风机正在排出温度很高的内部热量。空气潮湿、充满泥土的气息，还掺杂着一些非天然的茉莉香味。干粘土的碎片散落在地面上，木制工具也满地都是，好像刚有一场龙卷风侵袭过这里。他看了看用于工作的那张桌子，正是在这张桌子上粘土被打击、成形、被切成一段一段，并最终被制成艺术品。但今晚在这张桌子上的可不是粘土，而是女人。

女人有着一头金黄色长发，约莫三十八九岁的年纪。一层薄薄的汗笼罩在身体上，由于恐惧而把胸部挺起。即使她赤裸着身体，你还是可以看出她非常的富态，身材如同运动员一般健美，面容光滑的就像在公园大道上接受过拉皮手术，做过保养的双脚悬在桌沿，被绑在桌子腿上，胳膊被固定在头的上方，一条黑色的围巾裹着她的眼睛。从口塞后面发出的带着哭泣声的惨叫撕痛了迈克的心扉。但这一切至少证明了一件事：这个女人还活着。

窗台上放着一个大概是十九世纪的医疗箱、一些原始的只有在动物园的外科医生那里才能见到的外科工具：刀、解剖刀和骨锯。

迈克环视一圈——并没有发现袭击者的踪影。他摘掉夜视镜，打

开灯，走到这个妇女身旁。她的皮肤还没有受到损害，袭击者还没有正式展开行动。他快速地割掉了捆绑她的绳索，而这个女人却不停地乱踢并发出一声低沉的尖叫。她还不知道迈克是来救她的。

突然，一个庞然大物猛地朝他脑侧砸了过来。迈克向后摔倒，感到头晕目眩，顿时失去了所有的时间和方位感。他瞥见了一个人影，那个人的脸被围巾包住了，右手握着一个雕塑家用的槌棒，左手拿着一支枪。迈克的头疼的开始抽动，他极力保持头脑的清醒。在今晚开始行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会死，但现在……那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就已经用冰冷的枪抵着他的前额。这个疯子把扳机向后拉动，然后停了一下，似乎是想从延长这一时刻中得到一丝快感。迈克偷偷地把刀柄抽出来，他很庆幸把刀隐藏的很好，然后，没有一刻迟疑，甩向袭击者的手腕，鲜血顿时从那个人的手臂沿着刀柄流下来。攻击者向后跌倒，摔倒在烧窑上，肩朝下倒在1200度的金属上，枪也从手中掉到地上。空间里迅速弥漫着一股烧焦肉体的味道。

迈克蹒跚了几步，拼命保持着平衡，他的头脑仍然由于这致命的一击而混乱。他抓住桌子稳定住身体，终于看清了袭击者的面容。这人眼神空洞，看上去已经死了，烟从他烧焦的身体上冒出，鲜血则涌出胳膊，滴在刀柄上。似乎对疼痛浑然不觉，那个人从被扎伤的手腕上拔下刀并开始进攻，他把刀插入迈克的肩膀并把他摁倒在地。这个疯子抓住刀柄，像用钩子钩住一只死猪一样拖着迈克穿过屋子，把他扔在烧窑旁边。他愤怒地咆哮着，向刀柄踢去，痛苦迅速在迈克的体内炸开。

在眩晕的边缘挣扎之际，一个高声广播惊醒了迈克。这是一个警察监控器，它是袭击者的。迈克模模糊糊地听到这样一些字眼：“在阿克比科斯大使馆可能发生偷窃，警车正在路上。”



迈克躺在那里，由于疼痛马上就要昏迷过去了。桌子上的女人带着口塞发出压抑的尖叫声，死亡正向她袭来。迈克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她如何能理解这一切？他在想警察会如何向她解释他的死亡，他是如何被发现的，他是如何被谋杀的。她是否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调查？帮助他们解释她丈夫背上袋子里的偷来的钻石。她是否认识这个赤裸的社会名媛？她的丈夫和这个女人之间是否有私情？

迈克挣扎地站了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刀子从肩膀上拔了出来，他感到剧烈的疼痛，眼前一片黑暗。就在他几乎要昏死过去时，一股喷流而出的液体使他清醒过来。炽热的液体在地板上流的到处都是，味道很刺鼻，这些液体渗入时，迈克的皮肤几乎要被烤焦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如果他现在还不动起来，不仅他会死，这个女人也会死。

那个疯子站在门口，他把一个点燃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子伸了进来。当他把点燃的瓶子向迈克扔过来时，迈克挣扎地站了起来。这个装有颜料和稀释剂的瓶子在半空中时，时间好像凝固住了，最终瓶子划出一道弧线，在炙热的烧窑里爆炸了。火势迅速在地板上蔓延开来。当门口也被火吞没时，那个疯子消失了。

迈克忍着肩膀上的剧痛在大火和浓烟吞噬中跑到了房子的另一头，他明显感到房子在震动。他从架子上抽出一条油布，扔给已经被惊呆了的女人。他把女人的面罩和口塞取出来。当她看到大火后惊叫了出来，几乎要精神崩溃。迈克把绳子绑在桌腿上，用一把椅子砸向窗户，跟着迅速把绳子扔了出去。他把绳子缠在身上并抓住那个女人。她也无需问他要把她带到哪里去，紧紧地抱住他。

他们刚落到外面的人行道上，连排楼房就爆炸了。火光和浓烟点燃了城市的上空，连排楼房内部全变成了橙色，最终第六层也被吞没

在大火之中。迈克把女人放下，她一边不停地抽泣，一边用油布紧紧地裹住自己赤裸颤抖的身体。

迈克松开皮带，把所有的工具都扔到草丛里，伸手摸摸背后装满宝石的袋子。还在那里。鲜血从他的肩膀涌出，暗色的衬衣变成了深红色。他希望这次失血不会致命，他现在还没有时间与死亡做斗争。他靠在女人的身上。她的眼睛里恢复了生气。她微笑着，眼泪在脸上流淌。

警笛鸣声从远处传来，几秒钟内三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在马路对面。迈克隔着第五大道向中央公园的围墙望去。他摸了摸背后的袋子，它是他的未来。自由只有二十码之遥。

他可以做到的。

第一章

彩色的玻璃——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玻璃了：鲜艳的紫色、深玫瑰色、亮金色，所有的颜色融合在一起描述天堂之门，它是这座过时的、石灰漂白的教堂的中心饰物。早晨的阳光渗了进来，把这些彩色的阴影投射在许多教区居民的身上。有些人是自愿来到这里的，而大部分人则是不得不来的。如同在任何一个教堂里一样，不论它的名称是什么，总有一些人愿意坐在教堂的前排座椅上，好像他们距离圣坛越近，就越接近自我拯救。女士们都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男士则喷了古龙香水、穿着鲜明的衣服、打着他们最好的丝绸领带，所有的人都认为服装成就圣徒。

讲经坛后面是帕特里克·舍内斯神父，银白色的短发与凌厉的眉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短而粗的胳膊藏在肥大的绿色法衣里，随着他轻快的爱尔兰口音挥舞着。许多年来，他都是这样对信徒们布道的，即便花了大量的时间讲述智者之言，但他却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打动过一个人。和他年轻的时候一样，现在的犯罪率仍是居高不下，通奸屡见不鲜，不断有人背弃宗教。看上去人们好像已经转而去信仰技术、科学和性，他们只信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如果你无法触摸到它，就不要去信仰它。帕特里克·舍内斯神父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带着至少能拯救这世上的一灵魂不走向堕落的希望继续他的布道。

神父是一个矮个子男人，有些人说他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他曾经有过一个逝去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马术传奇，在丘吉尔园马场上追逐玫瑰花。他的声音是他的财富，其洪亮足可以反衬他身材的矮